

十载思父泪

□董素印

转眼间，父亲去世已十年了。十年来，父亲高大健壮的身躯，春夏梳得光亮整齐的发型，秋冬从不离手的干净“黄兵帽”、春节书写工稳然是好看的对联……一切的一切让我记忆犹新，恍如昨天。

虽然我已人到中年，亦已儿孙满堂，事业小有成就，但思父之情却与日俱增。尽管父亲曾经是个没有完全自主意识、没有完全自配能力的智残人员，但我从来都没有责怪他，因为，所有这一切的形成也不是他的过错，更不是他愿意看到的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一切意想不到的事终究降临到了我脆弱的家庭。

从我记事之日起，我家就长期处于“水深火热”之中。由于父亲的“不中”，任由母亲含辛茹苦日夜操劳，都难以改变一个八口之家的贫困状况，后来，姐姐们成年后，为母亲分担了许多重担，才使我们这个“要穷一辈子”的家庭逐步摆脱了贫困，步入小康之列。

曾几何时，面对尴尬的境遇和外界的嘲讽，我也对父亲埋怨过，抱恨过，但最终还是被同情、惋惜赢得了上风。毕竟父亲是无辜的，是淮海战场上那颗罪恶的炮弹和杏林竟场中那个无良的庸医，葬送了父亲的一切，为我们家庭带来了深重的苦难。

常听家族和老家老人讲，父亲虽然“不中”，但年轻时曾是个令人羡慕、值得骄傲的青年。身为为数不多的战地医生，他在淮海战场上抢救过无数战友的生命；负伤后回到家乡疗养期间，他发挥自身特长将多名乡邻亲友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；即使是精神遭受严重刺激后丧失了常态，但间歇性恢复后仍然乐意帮助乡邻提供写春联等微小服务，受到多数乡邻亲友的尊敬。

我常常抱有幻想，并大胆设想，假使父亲没有遭遇不测，兴许他会跟随部队打过长江去，救治更多的战友，为解放全中国贡献出他应有的力量；假使父亲置身和谐环境专心从事村医工作，也许能够助推农村医疗走向更高阶段，让更多的病患乡邻尽早解除病痛；假使父亲就是一个普通农民，至少他能够维护起码的尊严，并正常操持家业，疼爱妻儿；假使……可惜一切都不可能如愿，事实终究不能改变。

曾经有人对父亲的拯救表示谢意，我说，这都是他的职责所在，不必介意，也是他曾经做出的贡献，是他的荣耀；曾经有人对父亲的遭遇表示惋惜，我说，命运不公，人也无奈，他只能任命承受；曾经有人想将陷害父亲的所谓“仇人”告诉我，我说，不必了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，冤冤相报何时休，我不会那般无聊。也曾经有人经常对我们家庭提供过无私帮助，我铭记在心，涌泉回报，并传递子孙，永世不忘！

父亲在世的八十一个春秋极为艰难不易，给后人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和难以挥去的阴影；然而，父亲曾经拥有的丁点光环，仍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，照亮后人奋力前行的道路，激励后人向好向善。

愿父亲地下有知！

又是一年菜花黄

□邹德萍

花，是春的使者，家乡那遍布田野的油菜花，是我欣赏不够的景致与使者，每年的这个季节，一定是要去欣赏的，否则要等一年。

油菜的历史，一直和农耕相随，和农民相伴，和我们相亲，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一抹美色与丰润的香味，一岁一枯荣足矣。此前农业科技不发达的时候，农村有种叫麻菜的多，菜叶有毛刺，菜花小而黄，菜籽粒很细，呈老酱红色，产量不高，榨油很香，有人腌制当咸吃。后来科技改良有了油菜品种，人们育苗移栽，成片种植，亩产量可达四五百斤，成为继豆油、花生油之后又一家食用油。

我生长在农村，育过苗，栽过菜，施过肥，除过草，赏过花，割过秆，收过籽，榨过油，参加过油菜从种到吃油的全过程。每年九月育苗，十月移栽，开沟拉行栽，平地栽都行，油菜苗听从人们安排从不计较，浇一次水即可成活，经历严冬风霜雨雪，低下身姿蛰伏地皮上冬眠，等待春来便卯足了劲地生长。秋分下种，春分开花，忙种前收获，漫长 10 个月的生命旅程，多么像十月怀胎啊！油菜只为了了一年一度繁花盛开，一季一生香满人间。

“篱落疏疏小径深，树头花落未成荫。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清明前后，油菜花金黄一片，自然界精灵蜜蜂就嗡嗡地飞来了，对于生长于乡村的我来说，掏蜜蜂成为童年美好的娱乐活动，庄上人家多是土墙，蜜蜂就打个圆溜溜的洞入住，我们小伙伴一手拿个小瓶子，一手拿根细菜苔或茅草茎，一个洞一个洞的掏，很好玩的，不过我一直搞不懂蜜蜂不去蜂巢为何爱钻墙洞？掏蜜蜂成为我小时候的一大乐趣。

“留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”，每年这个季节，草长莺飞，春风温和，目光所及，我看到大片大片的菜花，也有零星的一小块儿，像散落在家乡绿毯上的一片片一方方的锦缎，灿烂，耀眼，金碧辉煌，构成了一幅清新典雅金黄色彩的田园风景。如果行走于圩堤之上或田埂之间，身着节日盛装的菜花，便会举着一束束鲜艳的花朵，在春风的指挥下，山呼海啸般地向你涌来，那一波波涌动的花浪，汇聚成一片舞动的金色的海洋。

花开花谢，褪去一身的艳黄盛装后，油菜便开始结荚，在布谷鸟的啼鸣中开始收割，几个烈日曝烤后，我便和父母用连枷砸敲，并揉下乌亮亮的菜籽，把收获的一袋袋油菜籽送去榨油坊，经炒烤压榨变成散发着醇香的菜籽油，滋润着单调的农家生活，餐桌充满丰收的喜悦和香甜。

年年花相似，岁岁锦不同。花事一场接着一场，每一场花事都有独特的魅力，而没有哪一场能像菜花一样，那么热烈奔放，那么盛世浩荡。站在春天里，就站在一片花海里，一个远离尘世的诗意桃园，一个童话般的故事，即使默默不语，闻着醉人的花香，也是一段最深情最曼妙的时光。

春风十里羡慕你，盛春菜花正当时。看过，期待来年再看。

春天的雨

□鲁声娜

窗外，晨色尚且昏昧不明。听得见细密的淅沥声、有力的啪嗒声起伏交迭。其间，婉转或无韵的鸟语远远近近浅浅深深。又一个雨日。春雨。气温再度低迷。但昨日发现，已有粉白轻盈若蝶的樱花悄然飞上了枝梢——谁又能阻挡得了春之汹涌而来的暗潮？

向爱雨。缠绵或暴烈，忧伤或温婉，不同季节、不同地域、不同的心境下听来看来，自有不同的况味。昨夜于高处隔窗远眺蒙蒙细雨中的千鹤湖，灯光明灭，烟霭迷离，如梦似幻，恍若别造一世界，深为得观湖之不同容颜而自欢喜。前日自宁回返，雨自江南一路迤迳至江北，雨雾迷离之中穿行，屡屡想及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”，恨不能抽离尘世轨道，双耳只将声声子规细听取，隐自己于车窗外绿原花树烟雨的最深处。

此刻，窗前默坐，雨声之中，心却安静若潭，无波无澜且清澈见底。

案上的水仙正在开花。开得迟了些，花不多，只十来朵。绿的纤长的叶间，白的瓣围护着黄的蕊，花儿好似白色浅口小碗里嵌着黄色小虫，精致又清雅，色彩姿态均甚悦目。花儿凝然不动，香味儿却随意游走，并不时掠过过我，像故意躲闪的顽皮又可爱的孩子。水仙花每令我想及女儿。女儿出生的那个寒冬，养在卧室里的一盆水仙花开得极好。好多好多花儿亲密拥挤在窗前，热闹得紧，且全都是复瓣花，沐在透窗而入的明丽阳光里，看着使人好生欢喜。花开一年年，光阴悄流转。那年花开的画面叠着新生儿印象，定格在我的记忆里，独立于时光

感受“乡愁”

郭开国

 龄近耳顺花甲，一直在县内工作没在外面长时间蹲过，自然也就没有所谓“乡愁”的心境困扰，以及那“沉沉残鹭坠，戚戚冷月隐”的“乡愁”体验。然而，这几年每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进县域西部重镇海河，耳闻目睹着一个名李玉国的儒商，把“乡愁”融入真情牵挂与奉献家乡行动之中，是那么地令人感慨和陶醉。

 玉国先生肩负香港泉水叮咚、北京九台两大集团董事长重任，日常事务繁忙自不必说，使得对他敬仰倾慕的我，一直未能获得与其谋面聆听请教的机缘。好在，海河的父老乡亲对他了解颇多，加之他为家乡所做的众多实事毋庸置疑地摆在那里。

 海河又名“小关子”，历史上是黄海之滨射阳县境内由海成滩，由滩成陆较早及由陆入海，由海登陆、朝庭纳税的关卡要隘。1959 年，李玉国先生就出生在这个镇的条海村。高中毕业后，本该在村参加集体劳动的他，因有文化进入建筑工程队干了几年“瓦工”。是国家的高考制度恢复改变了他的命运，大学毕业后进入国家机关工作，且凭着勤奋与聪颖从科员升到处长。1994 年，心怀干番事业梦想的他，出人预料地放弃之前的拥有，跳出体制，白手起家，历经艰辛创办实业，从一名“官员”蜕变成为一名“企业家”。

 树高千丈不忘根，人若辉煌莫忘恩。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玉国先生，虽说离开家乡在外 40 多年，但他从就没有忘记过家乡。当年，在他项目、资金鼎力相助下，在我县先后创办起起营销对路、需要大量的化肥制造、磷肥生产等规模企业，为家乡持续获得“全国棉花总产第一县”“全国种粮大县”殊荣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
 尽己之力改善家乡父老乡亲生产生活条件，是玉国先生久试不爽舒缓“乡愁”方法之一。多年来，无论企业经营效益状况如何，他雷打不动每年春节前夕都要拿出一笔钱来给条海村，逐户慰问村中老人及贫困家庭。同时，他还持续出资帮助条海村修筑道路、架设桥梁、新建排灌站等基础设施，毫无所求地为村里和乡邻们兴办实事。2002 年，家乡海河计划改造集镇却因资金不足迟迟开不了工，玉国先生得此消息，主动联系镇里捐款 100 万元，使这造福乡里的民生工程很快实施到位。2016 年 6 月 23 日，射阳、阜宁两县突遭龙卷风袭击损失较大，人在外地的他当即决定捐款盐城 1000 万元，其中定向捐款射阳海河、陈洋两地各 100 万元，支持家乡灾后重建。

 “小洋河的水静静的淌，河水两岸是射阳；浩瀚

清明小记

□文心

（一）寒食

寒食细雨湿衣襟，
我来林间看母亲。
祖辈乡邻无寒暄，
人间四月是清明。

——去墓地祭拜母亲、我的祖父祖母，看我的方妈妈，是每个清明节的固定项目。

过去那块小小的村级墓园，如今已经占了很大一块林地。一路走来，看到很多熟人的墓，在细雨寒风中静默无言。愿他们在异世亦能安享岁月静好。

（二）清明

阴霾散尽天放晴，
菜花灿黄枸杞青。
我来墓园忆慈颜，
白鹅向水仰天吟。

——清明当天，果然天青气明。一大早开车赶赴几十公里外的邹滩，祭扫孩子爷爷奶奶和太爷爷太奶奶的墓园。先生的兄弟姐妹都远在他乡，只剩我们守着故乡的这片热土，岁岁年年。

走过无人居住的老屋，再也看不到公公安婆婆欢喜的笑脸，再也没有那热汤热水热饭热菜的守候。先生的堂哥堂嫂每次看到我们回来都张罗着接待，让我颇有些负担，这一次，悄悄地进村，悄悄地离开吧。

老人家的墓早已被老家的侄子整饬一新，墓碑上的照片依然笑意盈盈。

行走于生死的边界，看碧水蓝天，听风过水吟，一只白鹅，曲项向天歌；今日是清明。

难忘父亲的心愿

□张建忠

 今年 3 月 24 日(农历 2 月 12 日)是我父亲去世四周年的祭日。我和儿子特地开车回老家祭奠，母亲从装饰厨里找出一件毛主席头像的挂件递给我说：“儿子，这是你父亲生前去北京瞻仰毛主席时购买的挂件，他生前经常对我说，他的一生有两个心愿，一个就是能够去趟北京，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他老人家，因为毛主席是我们穷苦人的大救星；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党的人。这个挂件你们挂在车上驾驶室内，保佑你们一路顺风，平安吉祥。”

 父亲是一个老实、地道的农村人。父亲排行老四，被邻居一位党员张二爹爹领养。后来，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，父亲与千万农民一样挺直腰杆，勤劳致富，一步步走上了小康之路。8 年前，父亲不幸查出患上淋巴细胞白血病，从那之后，田里的农活和小生意就基本不做了。他时常“叨唠”我们，“我们这代人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，是共产党，毛主席带领我们翻身闹革命，当家做主人，你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毛主席他老人家哦。我活在世上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去一趟北京，去毛主席纪念馆看看他老人家！”。

 为了尽快满足父亲的心愿，成了我们做儿女的一块“心病”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 2014 年的秋天，父亲参加了北京“三日游”老年人旅游团。那天一大早，父亲就早早地起了床，特地穿上一身崭新衣服，拽上邻居仇爹爹和其家公，拎着旅行包高兴地登上旅游大巴车。那高劲劲儿就甬提了，根本不像一个病人膏肓的老人。

 到了北京，次日凌晨 3 点多钟，他就起床了，大家相约先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仪式。当天，他还来到了心仪已久的毛主席纪念馆，瞻仰毛主席遗容，缅怀一代伟人。从纪念馆出来，亲属又带着他参观不远处的人民大会堂，告诉父亲这里是国家举行重要活动、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，也是国家领导人迎接和接见世界各国元首的重要场所。老人看着灯光辉煌的大厅和豪华气派的建筑，连声说，“好好好”，满脸写满了自豪感。

 为了留作纪念，他特地购买了 20 多个带有毛主席头像的挂件，小心地保藏着，一回来后立即送给我们这些儿女晚辈，还送一些给左邻右舍，一连几天，去北京一趟的骄傲、满足与兴奋一直挂在脸上。

 如今，往事历历在目，父亲却永远地走了，然而父亲教育儿女始终不忘党恩的话语却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在这里，我想对父亲说的是，您的第二个心愿也即将全部实现，您的儿子和二女儿以及二女婿、三女婿还有孙媳妇现在都已是一名中共党员，您的孙子和外孙也都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了。

 此时，父亲在相框里安详依旧，正默默看着我。我端起酒杯，泪流满面。“爸，儿敬您一杯。儿今天要告诉您，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，儿知道，您虽然不是一名党员，但您生前时常叮嘱我们要听党话，跟党走，我始终不敢没有辜负您的希望，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我光荣入党那一天，您破例和爷爷一起喝了一杯庆祝酒。待到今年建党节，我也陪您再饮一杯庆祝酒！”